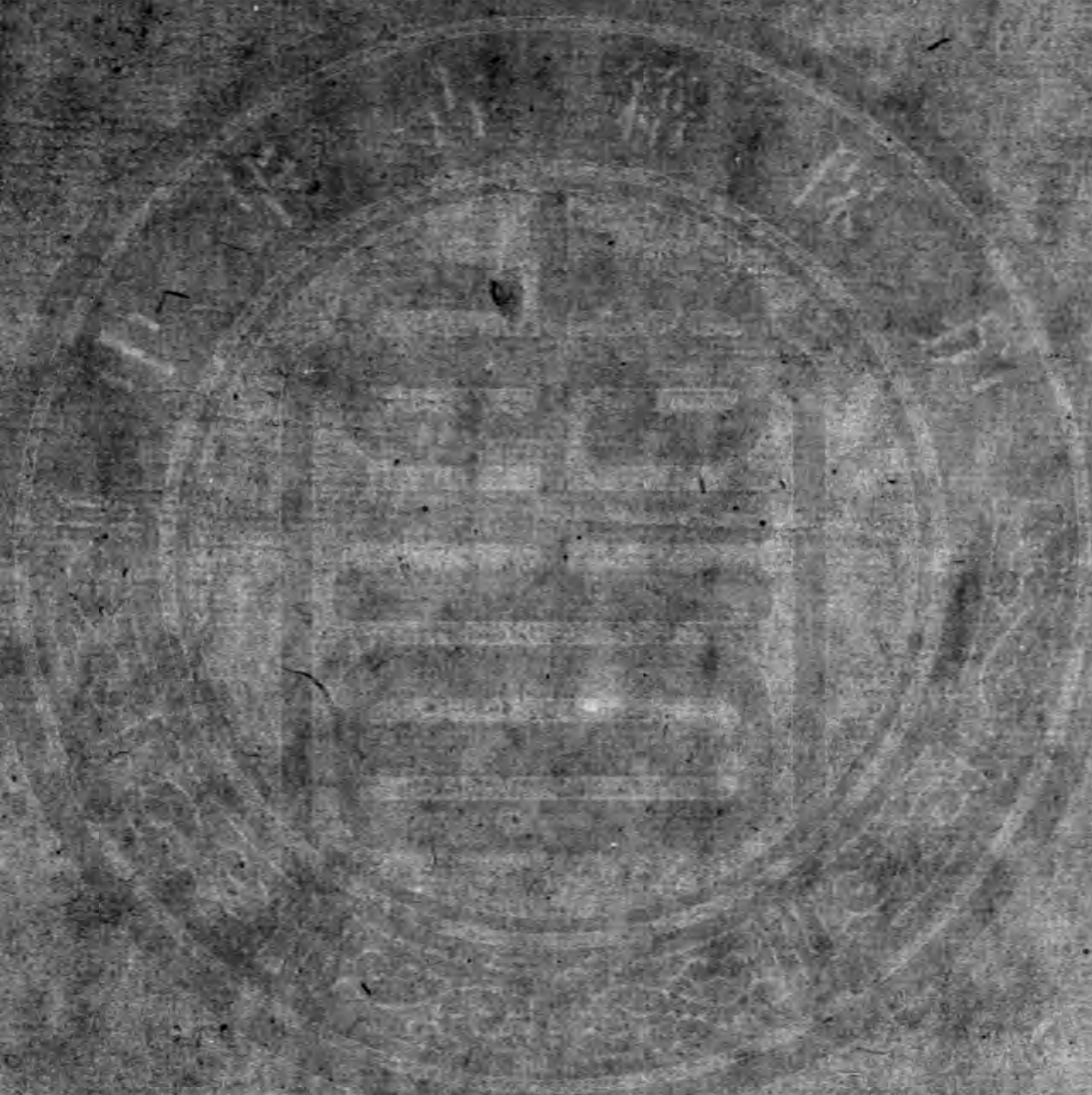


~~103989~~

67642

=26



表記集傳下卷

漳浦黃道周輯

晉安鄭開極

重訂

寡怨章第十九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  
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王通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必也有聖人承之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  
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  
聖人扶之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必也周  
公平曲而當和而恕是則周公之制尚  
於虞夏也而夫子以為不勝其敝何也曰

易尚質者也書尚文者也詩尚文者也春  
 秋尚質者也周公以易之質扶書之文仲  
 尼以詩之文扶春秋之質然而詩書皆質  
 易春秋皆文至於周禮而詳矣詳而後敝  
 生焉故春秋之敝不如乘擡抗之敝乘擡  
 抗之敝不如於國寶書之敝也胡安國曰  
 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作春秋以  
 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  
 之顛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  
 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  
 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顛所以致其質  
 也繇是而推左氏之放春秋則猶從質者  
 也晉以僖侯而癸司徒宋以武公而癸司  
 空魯以獻武而癸具敖是於國之文也桓  
 公之名不癸軌物文公之名不癸癸與哀  
 公之名不癸几蔣成公之名不癸鄭公子  
 是左氏之質也故文質者天之厝命非人  
 之所命也舍天而從人以人而命天則怨

公文

爭交起而文質皆敝矣然則春秋之文孰  
 勝者乎曰魯也晉也鄭也鄭小而國窳文  
 其人巧而不慚賴其文以存於晉楚之間  
 後春秋而滅者百有二年晉大而國窳文  
 其人勝而不靜文散於下質滅於上故終  
 春秋之世而三晉遂分  
 晉室之文也其始於公子之賦河水乎文  
 公之初在秦秦伯享之使子犯從子犯曰  
 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於是衰從公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故晉  
 室之興文則自此始也春秋之盛其文者  
 有晉趙文子其質者有衛甯武子

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玉王宴樂  
 之於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  
 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盟  
 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矣美哉密武子之質也其後襄公四  
 年叔孫豹如晉報智武子之聘晉侯享之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出於密武子也武  
 子實而穆叔文然晉人改歌而魯不改歌  
 則其矣魯之質也  
 襄公二十六年以孫林父之訴晉人將討  
 衛侯齊侯鄭伯為衛請如晉晉侯兼享之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惠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  
 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罪使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  
 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故國弱  
 子展可謂質而文矣質而不野文不瀆辭  
 繇其道也可以寡怨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足以當之伯有賦  
 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西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  
 桑趙孟曰我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紓匪敖福將焉往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率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  
 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  
 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  
 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當趙孟之適楚也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使  
 叔向相之與于木言子木亦不能對也叔  
 向能文於趙孟乎故趙孟之稱文則能用  
 叔向之故也  
 昭公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  
 賦匏葉于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  
 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  
 夫一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

冢宰矣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  
 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  
 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子皮賦野有苑麇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  
 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矣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華盛而本哀趙孟以自醮也故管之諸卿  
 未有如趙孟之文者也而猶屈於子木益  
 亦趙衰之讓也讓者文之質也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禮也觀書於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二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所以王也公享之  
 李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色寡君有望矣武  
 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  
忘角弓遂賦其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旗子彊皆  
以為不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  
子賦淇澳宣子答以木瓜故如韓宣子亦  
可謂文矣文而有質譬之鑑也故足以知  
人季武子賦絲之卒章奚取之乎  
韓宣子聘於鄭將行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子蘧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聖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  
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女同車子栢賦籥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呢  
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至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夫宣子之  
敏不如趙孟之敬也宣子之易干不如趙  
孟之情也惜乎魯二子未有如鄭大夫  
之文者也穆姜之賦綠衣以替伯姬敬姜  
之賦綠衣以替公文文伯故文猶火也君  
子之所慎也天道本而地道本質禮樂  
之務猶之綠絲君夫人之所不治也然則  
丙吉魏相足以與於此乎曰虞夏殷周  
不可知商漢之盛人才文質蓋有過於韓  
起趙武者矣兒寬于定國卓茂魯恭田叔  
孟舒宋宏第五倫亦皆足與於此也然其  
禮樂遠矣已天而不人已尊而不親賞爵  
刑罰不窮而敝夫以虞夏殷周為皆不如  
秦也是將殷周漢而虞夏秦者乎王通曰  
人不里居地不井授雖舜禹不能理也又  
曰無定王而責以忠無定民而責以化雖  
欲從之未繇也矣  
然則後之君子亦有與於文質之事者乎

曰郊祀樂律宗法三者漢宋所聚訟也神所不定質於人人所不定質於天觀天地之形象以定郊祀考權量之輕重以定樂律本子父之性情以定宗法文者以文質者以質忠者以忠一王所制聖不更憲何蹟之循乎然則韓琦歐陽修足與於此者乎曰是亦足與於此也然則修之負謗何也曰修猶近於質也其訾易繫詆王通酌濮議皆質也古之為禮者始於易簡陶匏藁秸以祀天地雖太古之帝有行之今之為禮者集數代之聖賢分議合說而不得其故古之為樂者始於功歌詠歎舞蹈雖太蒙之民有行之今之為樂者集百代之金石議高議下而不得其故故道自質而趨忠自忠而趨文物自神而趨人自人而趨鬼不考其性情游其本始以賞爵刑罰教諫辨論可以為治者亦韓琦歐陽修之府不為也邵雍曰昊天之日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天以時為質聖人以經為文詩以文春秋以質書以文易以質春秋之用三正易書詩之所從始也

虞帝德章第二十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但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

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春秋其有間然於湯武乎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其懃恒忠利尊親敬愛安威禮惠亦猶之虞夏也而當時之君子則有或信或不信者矣故君子者帝王之考道也臯陶之教以三德有家六德有邦上下相師九德成事至於殷周而衰矣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舜管仲隰朋趙衰狐偃則或未之能也尹廙盤訖太召畢散其或能之乎故觀其小人以知其君子觀其君子以知其主德觀伊周而知湯武觀管趙而知桓文觀荀范而知景悼或曰三王之臣不及其君五霸之君不及其臣五帝之治君臣同德夫亦其天也君健而臣順未之有亂也夫深於皇帝王霸之治者其唯邵雍乎其言曰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

三王同象而異勤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然者無為者非不為也固為者非不為也故能廣無為者非不為也固為者非不為也故能廣有者非不為也固為者非不為也故能廣悉備而不固為固為者非不為也故能廣富我好靜而民自止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三皇同義而與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與五帝同禮而異教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者先人後已之謂也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者先人後已之謂也

素者謂不已無已者謂有之也若已無已者謂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焉而况天下乎能知天下為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聖人有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治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政也者正也以正其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害者正則謂之王矣有去王耶以王去賊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也

帝同賢而異教三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然猶借夫名焉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也一曰也各不以仁無以守業

利不以義無功實利者也帝不足則足則欣周之東遷文維持四十君王室居中原者五勸借名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言言曰所能視效能履履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王矣

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易矣

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書矣

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矣以化教勸率者乃謂之矣

西者天地始而始焉天者乃謂之春秋矣此

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讀書春秋  
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  
有因革損益盡之矣用必心真逆則聖人  
之事業於是乎備矣皇曰正命正命者  
也帝曰受命因而革也三曰改命革而  
一因者也霸曰攝命革而一因者也  
一因者也事業也革而一因者也  
因而革者百世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  
之事業也也可以因而革者百世  
世之事業也人皆曰仲尼之為仲尼不知  
仲尼之所由以為仲尼也仲尼之所由  
為仲尼也捨天地將何之焉夫大之為  
大也自三代而下皆仲尼之所由也夫  
之學也則可以因而革也夫大之為大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堯帝之德者也  
君臣無不事也宣公讓國於弟穆公

公隱

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還國於夷速於襄公子魚兄弟交  
讓也齊桓公之封衛秦穆公之悔過晉悼  
公之知人楚子之不築京觀此五者進而  
純之皆造於帝臣故曰純焉而王雜焉而  
霸共鯨之在帝世懷霸者之心旅審之在  
篡國進于者之務天下安在其無賢人也

公羊子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  
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  
若愛女以為宗廟社稷主則與夷不若女  
盡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  
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  
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所為納國乎  
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  
之二子將致國乎臣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  
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

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既宣公為之也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宣公之義則未為義也以為梯禍則禍不自宣公夫宣公之與穆公皆勇於隱公也穆公受於宣公十年而卒穆公受於穆公九年而弑是皆過於周公之年夫宋之穆塲其能賢於周公乎穆塲不能賢於周公不能賢於穆塲故禪受之義非虞帝莫之能講也後有作者雖周公亦可以不講矣而曰禪受禪受者穆塲之罪人也及莊公立兩世而為桓公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請立之公命于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乃立襄公襄公欲亟圖霸子魚數諫不聽卒以敗死國人欲立子魚子魚不受也故如春秋之世有宋子魚曹子臧吳子札此三子者所謂有虞氏之民也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而曰邢遷於夷儀猶邢自遷之也二年為衛城楚丘而曰城楚丘猶我自城之也夫以我城衛有異於齊之城衛與衛之自城者乎故曰衛國忘亡邢遷如歸方狄之初滅衛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其勝之民為五千人也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也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狗雞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其與邢則亦如此矣衛文公始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詩所賦定之方中也而卒以滅邢見黜于春秋生書

其名以比夫穀伯綏鄧侯吾離者明夫邢  
衛之思桓公也桓公生而並邠其難取於  
狄人而與之桓公未七載而滅於共難  
之困故邢人之思桓公甚於衛人之思桓  
公也然則春秋不罪齊之專封乎曰衛侯  
也邢亦侯也天子不能救而方伯救之救  
而城之齊魯之城衛猶齊魯之自城也哉  
而築之何專封之有然則與其救邢衛何  
如滅狄曰狄之未易滅也與狄為難則中  
國多事衣裳之會不勝鱗介桓公方思所  
以柔之干羽兩階則猶未有方也夫以四  
國伐齊之時而狄能救齊則齊之不能滅  
狄明矣然則狄霸乎曰狄欲霸春秋不與  
狄以霸故桓公不與狄爭霸不與狄爭霸  
亦不與晉楚爭王故桓公者富而有禮惠  
而能散亦所謂有虞氏之民也  
然則宋襄公之愿也不謂之有虞之民與  
曰宋襄公許也何愿之有以謂倣仁而動

倣義而止可以謏聞可以動衆身雖見執  
而可要文王之譽故正之餘譎猶愿之餘  
詐也  
然則易書詩春秋與皇帝王霸相為循環  
乎曰五德遍嬪是安可齊也帝前無皇霸  
後有狄天下亂多而治少人才醇少而雜  
多自春秋距今二千四百年戰國戎狄之  
治過半約以春秋三際兩倍為周以稽世  
運王者霸國戎狄相錯為治率二千一百  
餘年而治亂六分身獸聖賢暴君王者霸  
國戎狄兩際三舉率四千三百八十餘年  
後有作者其當身獸龍蛇之後乎以鳥獸  
龍蛇而嬪聖賢猶以暴君而嬪王者霸國  
而嬪戎狄也元黃及晉以為冰霜不遠之  
復其龍必潛後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

成信章第二十一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其受罪益寡

夫是謂虞帝所御臣者乎虞書曰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謹敢不讓敢不敬  
 應以聖人爲治而責言於臣若此之嚴也  
 使人不敢不讓不敢不敬則近於操術者  
 也然以言知人以人課功非術也道也先  
 資成信上有所責下有所施非術也義也  
 鯀自謂治水不能治水其工自謂治土不  
 能治土故上罪其臣臣不敢辭君殺其父  
 子不敢怨無是道也則無以化亦無以教  
 亦無以勸以率也故以教化勸率爲術者  
 非獨春秋用之易詩書皆用之也故寡罪  
 而不誣亦有虞氏之教也

管仲之資信於桓公也曰我先王昭王穆  
 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案比較民  
 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  
 綴以度疇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  
 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故曰參其國伍  
 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  
 用其六柄成民之事者使士農工商各安  
 其心各習其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定民之  
 居者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軍  
 士之鄉十五公率五鄉焉國子率五鄉焉  
 高子率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之得其賢者謂之  
 三選察其隱蔽謂之五罪乃作內政而寄  
 軍令相地哀征而得邦賦輕過謫贖以作  
 甲兵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  
 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  
 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  
 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勸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有終歲之議而皆有終歲之功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飢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乘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是管仲所獻於桓公桓公所信於管仲者也

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乎子曰民未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故古人之不輕用其民也亦不輕用其君度其信成而後言之言則必行之未有以言嘗其君使君責其言者使言嘗其君而君責其言則其言亦不足以為信罪亦不足以為死是管仲孤偃之所不為也然則鄧禹耿弇諸葛亮王猛皆足以與於此乎曰姚崇李泌亦足以與於此也士不欺其君不欺其心程慮而圖之量才而乘之百里之牛馳六十千里之馬走三百慮帝半王慮王半霸雖有山谿雷雨不阻之矣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范

景仁張子厚與之共事約其終始則猶足以成信也慮定而發審括而待之不為既難變質不以初終改度者其富鄭公李忠定乎言可以成其身身可以死其言

望受章第二十二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

曰不家食吉

利者天下之事祿者一家之務也利天下而不利天下義者不為也以一家之言利天下君子不為也易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涉川履危家食即安辭安即危君子之所畏也而大

人猶或為之故大人之祿食天下小人之祿食一家晉文公之適齊也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一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于犯知齊之不可以動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

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此管仲所以綱紀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于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故如晉公子可與涉川者矣以二十乘食於齊國豈復能以九諸侯食於天下乎故一家之言一家之食君子有所不為也藥武子既殺厲公荀罃與士魴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於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癘也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及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繇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于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合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故如晉悼公則可謂大言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者矣可謂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者矣鄆陵之戰晉伐鄭荆救之藥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藥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



少安唯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可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而勝荆與鄭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也產害將大盡姑無戰乎藥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國有大耻三我任國政不損晉耻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始以違蠻夷為耻乎如范文子者可謂小言入則去小害大言入則去大害者矣可謂不以小利易大祿不以大利

易小祿者矣故利祿者甌害之門也不可不慎也欒郤之言利於家而害於國國之不食家亦無利焉是大畜所反首而為无妄也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叔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  
 死干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繇是  
 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  
 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卹而思其塵壯武不可重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  
 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  
 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勒  
 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通安五色君其歸之公使魏絳盟于夷  
 乃修民事田獵以時率撫戎狄以正諸華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是魏絳之言小人則  
 小利大人則大利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  
 大言受小祿則蕭魚之會金石在懸是也  
 晏子之宅近市而湫隘景公命更之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顯之於臣多矣  
 且小人近而朝夕等所求小人之利也車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利之政不識乎公曰而貴何賤時刑察有  
 鬻踊者對曰踊貴賤賤景公於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砥亂庶幾已矣  
 子之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子產曰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  
 未利之也吾子愛人以政猶未能譽乃而

使誘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官大邑身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已多乎僑聞學而後政未聞  
 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否匪覆  
 厥是懼何暇思獲于於鄭國博也棟折椽  
 崩委將壓焉敢不盡言子皮曰善哉虎聞  
 君子務知其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其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大者在身吾知如子皮子  
 大邑所以庇身也遠則不知如子皮子  
 產可謂其當其言言富其視者矣  
 下邑之及董安子少也子貴之無回賞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道事筆書為名譽補  
 於前世義於後世而子貴之志反臣之長  
 者其股肱也夫司馬蒞不產及臣之長  
 也端委鞞帶以隨享人民無貳心今臣一  
 且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  
 如亡趨而出乃釋之董安子其通於八畜  
 也意者乎死安不選非禍大畜不洗

私福

秦后子仕晉其車下乘楚子下仕齊其車  
 五乘叔嚮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  
 子之然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二公子者上大夫也一卒可  
 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鉤之也對  
 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  
 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  
 韋藩木機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能金  
 至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助而無尋  
 尺之祿無大績於民也且秦楚匹也若何  
 其回於富也叔嚮其通於敷奏明試之義  
 者乎敷奏者必以言明試者必以功以言  
 課功以功課庸故下不苟言而上無佞祿  
 邵雍曰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  
 恐其不多也及其敗也唯恐其不寡矣故  
 明與矜一物而兩名利與害故也竊人之  
 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

其敗也唯恐其多矣故譽與毀一事而兩  
 名者名與實故也君子不以名喪實不以  
 利賈害故名利之間君子之家食不存焉  
 君子者相其時宜使天下食利焉者也然  
 則後之君子孰足以與於此乎曰楊簡蓄  
 澤之倫足以與於此也曰是家食者而  
 與於此何也曰是家食而不食於家食於  
 家則以言行而市利祿者矣

式穀章第二十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

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則為利尚辭則為名非人則為情利  
 名情三者正直之所不與也邵堯夫曰名  
 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  
 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又

曰人所謂才有利有害何也曰正不正之  
 別也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其身才之不  
 正利乎身而害乎人故曰神者正直之謂  
 也然則正直者無有餘不足乎曰正直則  
 中中則大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然則大壯為天地之節何也曰盛陽也需  
 動於上天行於下物生其間莫之敢私故  
 為利而事其君為名而于其上為私而此  
 其爻三者鬼神之所黜也魏絳為利而奉  
 其上子產為辭而保其國叔向非類而全  
 其身夫非正直而能如此乎然則春秋如  
 國殺其大夫者三十有六夫皆為不正直  
 而敗者乎曰春秋不執行人不殺大夫其  
 五執行人三十六殺大夫皆春秋所不許  
 也夫固有名其罪正其辭者矣而春秋不  
 去其官不書其事則鬼神所聽亦有緩死  
 也然則奔放之故亦率坐此乎曰世亂矣  
 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居者不必穀行者不

必籙聖人所戒蓋謂有位者也有位者入告宗社出就盟約唯利是視唯辭是尚徂曾是交僕隸是親蓋多有君子所不為者詩曰菀彼柳斯鳴鶴在野有淮者淵萑葦漚漚言其雜也夫不雜而安以為霸不霸不狄安有諸侯故春秋於此亦不得不怨也

公停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取濟西田八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治於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曹地而取之取不義也以諸侯而分諸侯之田且出同姓故諱之而愈章然則公子遂取之乎曰臧文仲取之臧文仲取之而公子遂拜之何也曰皆下達者也上達者如何曰是文之

公宣

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曰季文子如燕納賂以請會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賂也夫為會平州故賂也會賂之輕於立賂者與以賂立又以賂會之夫非齊惠公與是亦以國弑君而取之也平州之會則循之羔雁也使宣公藉齊則惠公必藉魯曰是為兄弟而與之猶為人而取田何也曰是為兄弟而與之猶為兄弟而反之也然則是為下達者與為辭者與曰非其人而自也襄仲之於敬嬴敬嬴之於宣公宣公之於齊惠公皆弗可自

也然則齊惠公亦為不義與曰彼已之稱亦有納竹中之心

成公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晉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斷道之盟不為郤克也鞏之戰則為郤克也斷道之盟同為外楚一變而同伐齊以一咲之怨三年兩君矣而驅四卿從之不可以已乎且是無辭也以圖龍之故尋其憤兵則得失相當矣工師方敗於貿戎莫之討也而相尋於甥舅之國是王室之所惡也故胥問之尚辭賊眇之相自憤師之下達未有過於此者故鞏之戰魯其戎首也詩曰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魯即不為戎首其附塗者矣

成公

二年秋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

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盟于蜀

汶陽田者我之故田也倚晉而取之猶之濟西田也初臧宣叔與晉侯盟於赤棘歸而完繕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至晉雖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有備乃可以逞至是楚師侵衛遂侵我于蜀使宣叔往宣叔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各臣不敢楚侵及陽橋矣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紅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乃許平十一國之盟楚為盟主蔡侯許伯皆乘楚車

用不登於春秋夫是登於春秋者為誰之人乎故非其人弗自春秋之所戒也禱之彼齊襄公降而稱人茅津之師秦穆公以霸主降而稱人又况於子男卿大夫乎蔡侯許伯蓋欲稱人而不可得也

襄公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誰曰不可必

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台許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嚮為介司馬置析俎禮也仲尼謂是舉也以為多文辭故多文辭者聖人所不尚也及七月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楚子楚子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故為要約而不信於人為盟誓而不信於鬼神雖小人不為之矣

襄公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

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與鄭子太叔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善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舛其棄諸姬亦可知矣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晉不隣矣其誰云之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是弔少姜也少姜寵於晉侯謂之少齊數月而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明年正月鄭游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子之為此來也于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其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猶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宛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甚矣諸侯大夫之失所自也城杞猶可而賀弔其寵嬖且以逆女非卿而執齊之大夫欲求不退其可得乎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晉平公之謂也

昭七年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楚子成章葬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蒧啓疆來召公辭曰昔我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共王引領比望日月以冀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二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貶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今夢襄公不果行于昭憲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

昭公八年夏叔弓如晉

公既適楚矣而祖公不行何之甚矣周公之衰也為蜀之會公衡逃質而至於此也然則公子遂乞師不至於此乎曰啓疆有辭蓋魯之下達于是四世矣

叔弓如晉賀虎初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初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矣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口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寔賀甚矣正直之難也以諸君子之賢迫於晉楚城祀以降雖少姜虎祁章華亦奔走不暇况其它乎

昭公十有二年冬十月公子慙奔齊

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慙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慙許之初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唱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聞也筮雖吉未也及公子慙從公如晉南崩懼不克叛如齊于仲還及衛間亂亦遂奔齊魯之君臣父子皆出於齊者南崩之為也南崩之費辭也公子慙從之其下達之人乎哉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豹怒將殺之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者豹所達也對曰吾繇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近我鮮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及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奚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如苑何忌之辭非禮故宗魯之自非人不如苑何忌之辭賞也當齊豹之亂衛侯出外齊使公孫青聘不失禮衛侯告寧齊侯賞公孫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人之賞必從其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故苑何忌則可謂慎所自者矣逢丑父之殿齊人不受其功夙沙鬻之唁魯人其受其死而况於君子乎

昭公 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陽州之難叔孫昭子在闕及歸見季平子  
 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  
 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  
 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  
 子閉公館昭子與公言于幄內曰將安眾  
 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  
 公昭子潛自鑄歸見平子有異志冬十月  
 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八日卒宋元  
 公為公如晉夢太子藥即位于廟已與平  
 公服而相之亦遂薨于曲棘又數年叔詣  
 謀納公亦卒夫以臣復君皆正直者也而  
 神之不與之何也臧會卜于句倮而得僭  
 季孫禱于煬宮而得享是皆不正直者也  
 而卒以榮終其季及之餘澤乎季及殺兩  
 兄而澤及十世季及之正直昭子昭伯叔  
 肸子家子蓋未之及也張載曰以知人為  
 難故不輕去禾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堯不去四凶及舜而去之  
 堯以君德厚其終舜以臣德虔其始不厚  
 其終不虔其始雖霍桓同譏矣魯之君臣  
 益未足以語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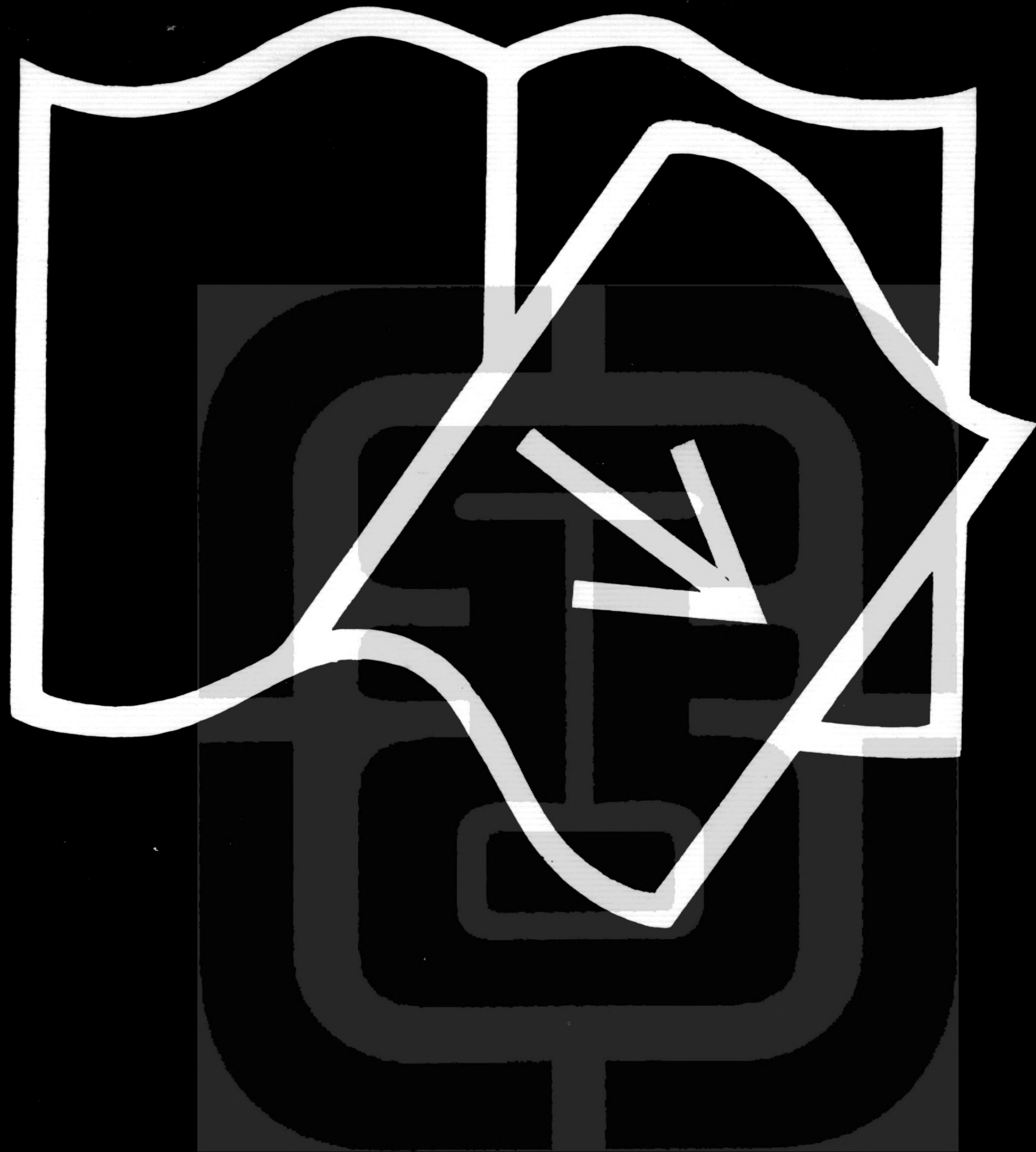
正慮章第二十四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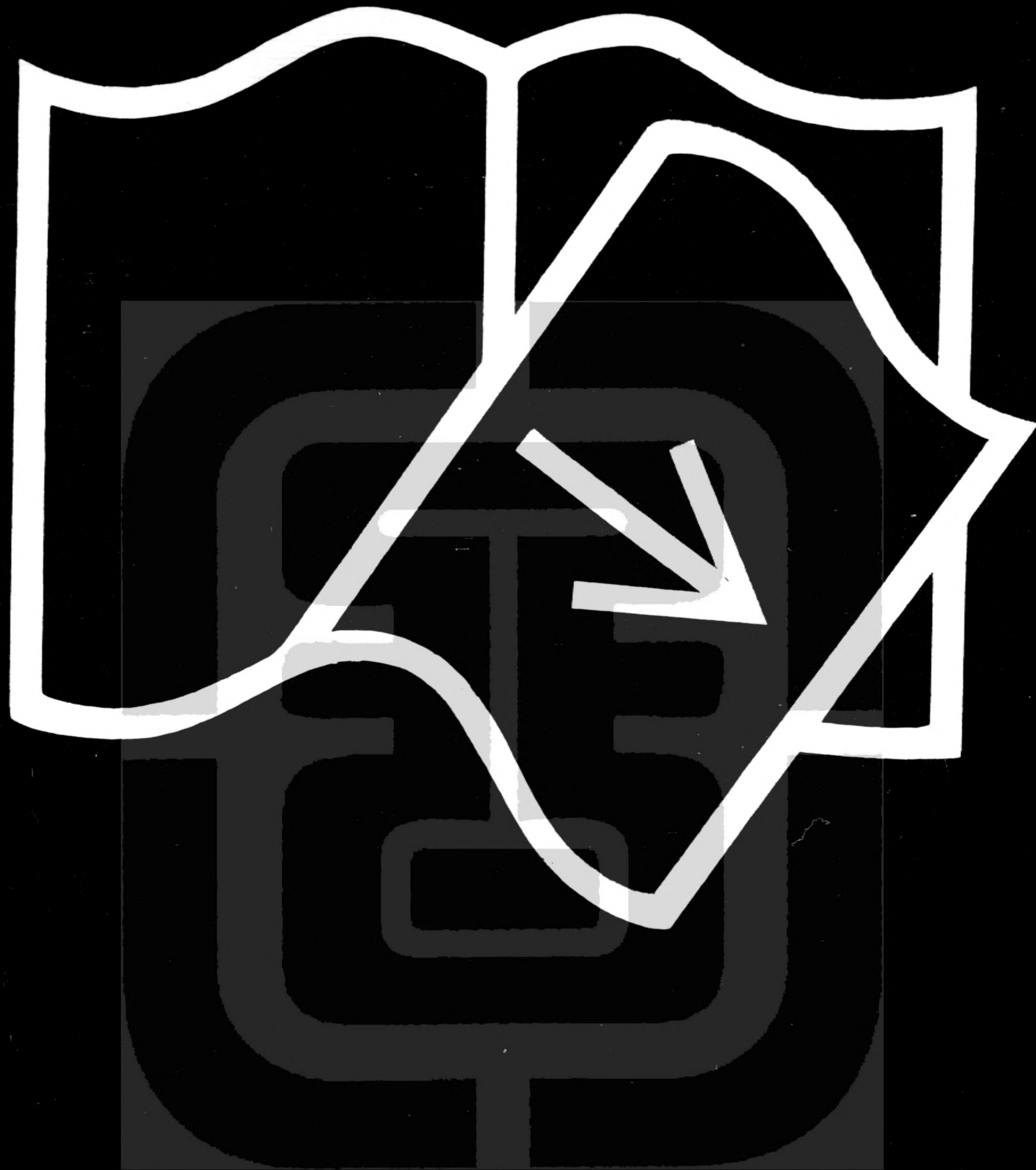
諫者近臣之事也近臣不諫則遠臣必不  
 敢諫雖有調而欲諫者則亦少矣楚之臣  
 多諫者以正以慮雖敗於吳而雄霸不絕  
 晉之臣無有諫者相與守和雖一勝於楚

而國家分袞率不復反然則守和何義也  
 曰卽晏子所謂義也晏子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  
 乖民無爭心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顛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和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若是者晏子所  
 謂守和也以是守和則必有正有慮有正  
 有慮則必不能無諫矣然則楚之有諫而  
 晉之無諫何也曰楚之有諫自鬻拳始也  
 鬻拳自刑以爲大闢而不失令名於是伍  
 舉之諫淫樂薦賈之諫徙都孫叔敖之諫  
 風是申叔時之諫滅陳椒舉之諫慎禮聲





P 27



P 28



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  
 讒爾射余于屏內困余於蒲城斬子衣祛  
 又為惠公從子于渭濱命曰三女宿而  
 至予於伯楚何舊怨也邊而思之異口見  
 我對曰吾謂君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  
 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  
 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  
 主君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  
 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立其  
 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  
 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  
 之矢集於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今君  
 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乎  
 余臯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今不見我後且  
 有悔公遽見之乃知呂冀之謀以不焚於  
 公宮豎頭須之言則亦猶此也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見藍尹麇  
 載其孥王口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

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  
 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王使謂  
 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來何也對曰  
 昔曩瓦唯長舊惡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  
 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微  
 君也庶悛而夏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  
 曰庶改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  
 不愛國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  
 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君乃見  
 之夫勃鞞則可以諫也藍尹壘則不可以  
 諫也諫者有救而無對有規而無教有救  
 而規之雖奄豎自比於伊管有對而教之  
 雖伊管不比於奄豎藍尹亦幸而值昭王  
 也使值文公則其復位猶未可知也何也  
 文公以奄豎為邇臣者也邇臣進言遠臣  
 輟謨是介子推所終隱而不出者也  
 然則鄒浩陳瓘足與於正慮之事乎曰遠  
 邇異地大小異任固未可定也審恬不出

動而有獲其向敏中呂端平為邇臣不邇  
 於情為遠臣而遠於各遠於各而使上聞  
 之何也曰是亦有四方之慮焉善慮者不  
 諫善諫者不陳然則李沆王曾不有四方  
 之慮乎曰是皆古之君子也使之游於絳  
 軍則猶在韓厥荀首之間也

遠辭章第二十五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  
 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  
 嬰吾不信也

天下之亂皆生於利祿利祿之曰多則正  
 慮之臣少正慮之臣少則四方禍敗上多



所不知，強賊之生不可得而禁矣。春秋之臣，自宋子魚、魯叔肸、曹子臧、吳季札而外，亦多為利祿也。衛子鱄不為利祿而猶不免於亂，夫使世之臣子皆必為五公子者，則上無以使其臣，下無以事其君，使世之臣子而無五公子者，則重地輕名，竊玉通濫者比比也。然則蘧伯王子家，羈不為利祿者也，而不見於春秋，何也？曰：是無以名為也。春秋之書名，皆近於亂者也。孝子弟亦不獲已而著也。若蔡季紀季公子，交宋子哀是也。

公桓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稱字賢之也。何賢之？蔡桓公若將為宋宣公也。蔡季不為穆公，若將為公子日夷也。獻舞未立，蔡季出於陳，獻舞已立三月而後歸，歸則獻舞立矣。故蔡季遠於利

祿者也。然則蔡已稱葬蔡桓侯何也？曰：已簡也。桓公之卒於六月丁丑，是七十七日矣。蔡季歸而公已葬，薄葬之不得厚，邀葬之不得緩，嗣主為之，客不得爭也。然則蔡季客乎？曰：客矣。知獻舞之不可而猶且為之，臣獻舞卒於楚而穆侯立於蔡，宗社不墜，亂賊不生，是誰為之？蔡季之為也。故春秋之所許，必有異許者焉。謂陳人之有奉蔡季之請，諡而緇秩，其君則亦春秋之所誅矣。

莊公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賢於許，叔乎許，叔入於許而能久有許也。紀季入於齊而不能久於齊，則無為貴紀季矣。然且春秋賢之何也？曰：若曰紀侯不如紀季之能執鞿勒以事大國也。鄆入於齊而能殺齊之怒，則猶以伯叔兄弟存紀之祀，鄆入於齊而不能殺齊之怒，則

將以姑姊妹免兄之死也然則紀侯之大去其國是乎曰土地受之天子宗廟受之於祖如之何其大去之也曰鄫則有祀矣紀何患乎無君紀侯之於紀季同德也穀梁子曰紀侯去國民之從之四年乃哀惜乎其不在岐山之下也然則春秋之貴二季者何也曰惡夫世之不為二季者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弟弑其兄豈有它哉利祿而已君以利祿餌其臣臣以利祿餌其君三揖不已則刃刃又從之矣

公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慶父殺子般季子不能討也去而之陳閔公立則季子可以歸季子已殺其兄不能討賊則勢不可歸公及齊侯盟而歸之歸而從政又將舍賊則是季子利祿者也春

秋諱其出奔而曰其來歸謂季子之非利祿也三傳之於季子皆曰嘉之也喜之也賁之初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其六五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夫季子何喜乎魯之喜季子曰季子歸慶父必革行是魯之所喜也使慶父弑閔公而季子又出奔則無為貴季子矣季子以僖公出於邾賂莒人殺慶父於莒故季子之陳不為利祿也之陳而歸不為利祿也歸而出於邾不為利祿也伐莒而獲莒孥不為利祿也雖受費與汶陽之田季子必曰臣之受此賞也不如國家之宴無事也是季子之志也

公文十有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來則或貴之也來奔何貴乎謂懼選而來也異於逃來者也為卿而又懼選何也宋

公子鮑將為君惡昭公於襄夫人夫人將  
 攻昭公雖昭公亦知之也司城蕩卒蕩之  
 子壽不敢為司城請使其子意諸為之謂  
 人曰君無道為近宮懼及焉棄官則族無  
 所庇子身之貳也寧紆死於子猶不亡族  
 及襄夫人攻殺昭公蕩意諸死之又使蕩  
 虺為司馬宋子哀之志亦猶之公孫壽之  
 志也公孫壽曰吾寧紆死於子而庇吾之  
 族高哀曰吾寧行矣安能以子紆死而又  
 無救於國故高哀之奔春秋之所貴也春  
 秋出奔十六大夫其得以子稱者高哀而  
 已故公孫壽之志不如高哀之志也見夫  
 以族之利祿易子之死者乎權其窮也以  
 為司城寧為封人  
 衛孫林父之將逐獻公也并帑於戚而見  
 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子

乃敗公徒而立公孫剽及甯喜之將復獻  
 公也子鮮約之敬姒主之甯喜又告蘧伯  
 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  
 遂行從近關而出夫蘧瑗之卷懷可謂不  
 利祿者矣兩聞其事一再出關而聖人不  
 以為非何也權不足則不足以討賊不足  
 以討賊則不足以弭亂不足弭亂而殺  
 其身君子不為也然則宋高哀賢於蘧伯  
 王乎夫亦各行其志也  
 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  
 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  
 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  
 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行公  
 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  
 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  
 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

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夫與守疆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至壞墮而反然則子家羈之不入禮乎可以入矣從公之喪不越在他國然則事讎如何曰屏於墓道之南柶履織席終身不食季氏之食然則季氏死可仕乎曰父母之國也何為其不可仕也

襄公二十有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之立悼子也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季氏又立羯也孟氏惡武仲潛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孟氏將辟除臧孫使正夫助之甲而從已孟氏告季孫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嬖子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乃立紇臧賈感為出於鑄及是武仲以大蔡致臧賈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為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魯為之立為也乃致防而奔齊夫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魯自季亥臧紇之後世立少也武仲以蔡與賈欲以自益而卒為為也利祿之念橫於中即殺嫡立庶蕩覆公室猶且為之何為其盟之而無辭也邵雍曰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興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唯有德者能之然則錢若水張九成其足與於此乎曰是非難為也三讓而進一揖而還五尺之童猶

且爲之至於大人皓首而不能爲者舍子則不忍離族則不可終以身殉之是蕩孫壽所藉其高蹈也

### 敬終章第二十六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

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然則春秋亦與郢至乎曰與其侶郢至者也春秋之殺大夫與大夫之自出奔者未也深罪也而深罪夫與亂與不出奔者與亂而不出奔則是使一人爲亂也然則春秋之不討藥書中行偃何也曰是猶之師曠之言也天之立君豈其使一人偃然肆於民上言厲自興亂而藥書中行偃因之桀紂幽厲不以死謝過也然則春秋之重貴臣者何也曰春秋體天以天而視天下皆臣也天子不得誅諸侯則諸侯不得誅大夫舉國而弑其君猶以天討獨夫也然則藥書中行偃之罪輕於趙盾與曰書偃爲亂者也趙盾使亂者也春秋不討爲亂而討使爲亂者是春秋之義也

成十有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

晉之多殺大夫也自藥郤之殺趙同趙括始也於是十載矣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犇借長魚矯而二子皆嬖於公知藥書之欲廢郤至也於是數譖三郤厲公田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余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信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

且為之至於大人皓首而不能為者舍子則不忍離族則不可終以身殉之是蕩孫壽所藉其高蹈也

### 敬終章第二十六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

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然則春秋亦與郤至乎曰與其侶郤至者也春秋之殺大夫與大夫之自出奔者未有深罪也而深罪夫與亂與不出奔者與亂而不出奔則是使人為亂也然則春秋之不討藥書中行偃何也曰是猶之師曠之言也天之立君豈其使一人偃然肆於民上言厲自興亂而藥書中行偃因之桀紂幽厲不以死謝過也然則春秋之重貴

臣者何也曰春秋體天以天而視天于皆臣也天子不得誅諸侯則諸侯不得誅大夫舉國而弑其君猶以天討獨夫也然則藥書中行偃之罪輕於趙盾與曰書偃為亂者也趙盾使亂者也春秋不討為亂而討使為亂者是春秋之義也

成  
十有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

晉之多殺大夫也自藥郤之殺趙同趙括始也於是十載矣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犇楷長魚矯而二子皆嬖於公知藥書之欲廢郤至也於是數譖三郤厲公田先婦人而後鄉佐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殺張公曰季子欺余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信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

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其誰與我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待命而已受君之祿又聚黨以爭命罪莫大焉於是胥童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抽戈結袵偽為訟者遂殺駒伯苦成叔于榭溫季逃威及諸其車乃殺之皆尸於朝胥童因劫藥書及中行偃也請皆殺之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不忍益也長魚矯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奔狄公使辭于書偃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書偃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公因使胥童為卿七日游于匠麗氏藥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士甸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讎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襄公

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越月乃殺胥童使程滑弑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迎悼公于周悼公入而亦莫之討也故為君弑於其臣而終莫討者晉厲公是矣可殺可死而不至於亂者郤至是矣然使三郤不死必弑厲公郤至之言不如士句韓厥之信也故不可使為亂士句韓厥有焉

二十有一年秋晉藥盈出奔楚

二十有三年夏晉藥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藥盈者范之出也范鞅惡藥厲以及藥盈盈之母猶趙莊姬也詆盈于范宣子謂其將叛也宣子逐之盡殺其黨又再會諸侯於商任於沙隨皆錮藥氏也藥盈少而得

士不忘晉也謀於齊為媵藩者納于曲沃  
 夜見胥午而告之午曰不可天之所廢孰  
 能興之吾非愛死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  
 子而死吾無悔矣伏之而享曲沃人樂作  
 午言曰今也得藥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  
 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遂帥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或告於范宣  
 子曰藥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  
 走固宮必無害也藥氏多怨子執民柄又  
 有利權將何懼焉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經  
 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  
 魏舒超乘而劫之皆如公宮韓趙中行無  
 與藥氏者藥盈復奔曲沃乃殺藥盈遂滅  
 藥氏以藥郤之殺二趙也不四十年而藥  
 郤俱滅三卿尸朝戮於趙宗藥和之口莊  
 姬是似夫非天平乎以藥盈之能漸於禮義  
 可貧可賤可生可殺雖武子何過焉而匠

麗之難蘊釀反報七世之族一舉而覆之  
 故春秋之所謂天無以異於人所謂天春  
 秋之所立王無以異於人所立王者也惜  
 乎以范宣子之讓耄老而貪橫戮無辜莫  
 之敢白則子女之言密而富貴之營專寧  
 負人而不負於人之筭勝也故晉之為亂  
 者藥郤范中行同智也

定公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之補叛何也利邑而擅殺使人亂者  
 也其使亂何也趙鞅欲遷衛人之在邯鄲  
 者邯鄲午未應命趙鞅遂殺之邯鄲以是  
 叛鞅荀寅士吉射方與邯鄲睦將攻趙氏  
 董安于請備之趙鞅不可曰晉國有命始  
 禍者者死為後可也於是范中行氏先伐



趙鞅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禰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禰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勇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於朝歌荀寅上吉射則叛者也趙鞅未叛者也而先書叛何也趙鞅之殺耶鄭午荀范必以叛目趙鞅也鞅不以此時自歸於君引擅殺之罪待命於公官而倘然欲與晉陽之甲則鞅先為亂矣即不與晉陽之甲而擊析自衛以待荀躒之請則猶之可使為亂也故世之為亂者無它曰惡賤惡貧惡死三者而已惡賤而適以賤惡貧而適以貧惡死而適以死又益之以亂故樂王鮒之智賢於高彊之智高彊之智賢於荀寅士占射之智也

然則祝佗父申崩得為志士乎齊莊公之難賈舉州綽等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崩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希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曰是亦可以無死也君為不義無復便為不義者亦可以免矣其唯晏子乎崔氏殺醜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入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死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與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夫晏子之不為亂易為也然而晏子無洩治之誼無遷瑗之知負其空名以過亂門於慎始敬終之義則有所未逮也

然則鄭詹解揚蹶繇得為仁人乎曰得為能臣矣文公之伐鄭也以鄭詹為將殺已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還師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救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晉侯乃令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為將軍詹亦可為慎始敬終矣以詹之知豈

復可使為不義者乎

解揚者晉賢大夫也楚子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侯將救之伯宗曰不可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乃舍之以歸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遽不設備吳人

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馭繇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上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上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告吉日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蚤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上豈為一人使臣獲釁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何事不十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是猶之行人之辭也未足以事君足以事君者其晉之很暉楚之子期子間乎

晉襄公時獲秦囚使車右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很暉執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

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很暉怒其及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及曰吾與女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以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代之及彭闞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楚子期者楚子軫之庶兄公子結也楚子軫卒讓位焉不受闞辛之亂以王奔隨王在隨宮之比吳人在其南必得王也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上與之不吉乃舍子期及吳人退子期割其心以與隨人盟白公之入劫子期子西於朝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敵而苑子間者王子啓也昭王讓位五辭之而立惠王章及白公之入欲以子間為王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

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故子期子問可謂可殺不可亂者矣然則楚之賢者不有市南宜僚乎白公欲得五百人之士問於石乞石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得之可當五百人矣乃從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白公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乃舍而去之夫合狼暉與熊宜僚可當千人矣其當千人者無它謂其富貴生死不足以動之也張載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夫是亦遠於亂矣後之君子其胡銓陳東洪皓之倫亦足以與於此乎

厚事章第二十七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謂肥遯者乎曰是蠱之遯也猶有事焉終事而退卑孫其志而高尚其事是蠱之升者也蠱之升以山與地而謂之高尚也曰山有位而地無位也有位而高尚必顛無位而高乃升于天故蠱之上九道之高大者也天下未有自為高大而能高大者也然則不事王侯而猶謂之曰臣何也天覆之下無所逃臣也無所逃臣則無所逃事君子孰慮而歸于天慎慮而栖於山故有卑事而無卑志有壞時而無壞

事君子所振民育德積小高大其道亦繇此也  
 然則介之推得為高尚者乎曰是亦可謂  
 執慮者矣世未有無難事而就顯位者也  
 臨河不盟舅犯不來呂冀不驚勃鞞無功  
 之推雖勤其能親於豎頭須乎晉侯賞從  
 亡者一曰不失禮節一曰旃旆黧黑而之  
 推無有則是之推無難也左氏曰之推不  
 言祿祿亦弗及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  
 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  
 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毋曰  
 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左而效之罪又  
 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毋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  
 之是求顯也其毋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嚙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焉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以之推之賢也而  
 名不廁於五人之內以成季之讓也而不  
 揚之推於三德之間以文公之厚也親師  
 及收兩離人而之推獨無與為明諺曰磽  
 磽易崩皦皦易污其介之推之謂與  
 然則展禽高尚者乎曰亦可謂厚終者矣  
 魯無難事則黜展禽也有難事則眾與展  
 禽也問有位之事則展禽賤也問無位之  
 事則展禽貴也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  
 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  
 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  
 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  
 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

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灾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足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瘞軀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異日有以質鼎焉季子之言者季子不諾  
 也季子有事則不辟難有位則不避賤終  
 其身無可得志者而每多終事之慮故季  
 子所謂厚終者也  
 然則燭之武可謂高尚者乎曰亦可謂熟  
 慮者矣晉侯秦伯秦軍犯南佚之狐言於  
 於楚也晉軍函陵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  
 鄭伯曰國危矣若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還公從之辭曰臣曰吾早不能用于子今急  
 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早不能用于子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既知亡矣若亡君知其難也焉敢以煩  
 執事越國以鄙遠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  
 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是燭之武之  
 不辟難也不辭賤也垂老在下位紓國家  
 之急而不尸其功夫非孰慮而能如此乎  
 故介之推展季燭之武者殊行異功其不  
 薄於國家之事則一也然則誰為高尚者  
 其唯吳季子乎

公羊子曰吳無君大夫此何以有君大夫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  
 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

君謂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  
 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  
 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而  
 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  
 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  
 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  
 使而亡馬僚者庶長也即之季子使而反  
 至而君之耳闔廬曰先君之所不與子國  
 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  
 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  
 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  
 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  
 吾兄吾父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  
 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何  
 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  
 也札若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

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  
 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  
 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公羊子之論臣子  
 則知春秋之義者矣春秋之義不貴書弟  
 與公子也書季則疑於弟者也驟進之使  
 得為人臣使得為人子雖比於楚椒秦術  
 無所不可也然則季子聘國中變季子不  
 慎慮孰慮與曰季子固慮之變也泰伯仲  
 雍之事不可復為子期子問之情無所復  
 用吳之為僚光者正未有已也吾不以身  
 釀亂得再世底定所藉多矣季子躬耕延  
 陵隱不辭賤期頤救陳出不辟難夫非慎  
 慮孰慮能使子弟再變不傾其宗不撓其  
 身夙往夙復坦然無咎者乎故季子者所  
 謂幹蠱而終以高尚者也季子來聘見叔  
 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既必

及子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  
 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  
 桓子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藥高之難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聞  
 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  
 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  
 又向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  
 君又在巔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  
 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患以季子之  
 慎慮孰慮一至於此也蓋季子聘歸十八

載夷昧始卒又十三載始有專諸之亂季  
 子之所匡持久矣所慎慮之孰矣所圖終  
 者專矣弑君之亂何國蔑有欲以五六  
 載亂始正終無冰霜之釁非聖人而能之  
 乎然則季子孰慮不知越之滅吳何也曰  
 越多君子吳無君子焉君子慮國終事而  
 退不悔其身不辱其親而見夫顓頊炎農  
 之後今猶幾存者乎  
 邵雍曰任天下之事易死天下之事難死  
 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苟成之又何  
 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  
 有正與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  
 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忠智者  
 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  
 如敗天下之事一死如何以塞責生固可愛  
 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敗天下之事一死  
 何以收功能成天下之事又不失其正而  
 生者其漢之留侯唐之狄梁公乎然則春



秋亦許狄梁公乎曰不許梁公也何知其不許梁公也曰於僖公元年知之也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鄆獲莒棼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子友敗莒師討慶父之黨也夫人去姜謂其與乎亂也夫人殺二子慶父弑二君齊桓公魯季友執義而討之春秋不殺其事而大其功如使禳之會不書齊侯鄆之獲不大季友則梁公可與也禳之會既書齊侯鄆之獲既大季友則是春秋不與梁公也然則世無齊侯季友者哀姜又方執命如之何曰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春秋之義也慮之不孰終之不逞則是春秋之所誅也然則莊公之時文姜生存二十

載公子慶父公子結皆著名不刪而於文姜無討者何也曰文姜非弑桓公者也魯既寬齊則不得嚴於文姜公子溺之會齊師而去其公子故使春秋書仁傑則必去仁傑之官五臣之從文公十九載而反皆國義士猶或非之又况其他者乎然則呂夷簡呂好問可謂孰慮者乎曰亦可謂慎慮者矣夷簡之黜毋后好問之汚偽官可謂慎慮乎曰夷簡處易好問處難幹蠱之義益猶未之學也而况於高尚者乎

順命章第二十八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此言夫春秋之以天治王以王治天下者也諸侯不順於王則大夫不順於諸侯家臣不順於大夫君臣之義動相倣也諸侯曰君大夫曰主士三世仕於大夫則曰主君諸侯大夫士皆受於天子天子所不誅殺諸侯不得而誅殺之也楚者僭亂之國也八殺其大夫宐申公子側公子申王夫追舒成熊子比郤宛也然而春秋皆不許殺之曰雖不命于天子亦皆有天子之義存焉宋者先世之後也三殺其大夫或名或不名春秋皆不許其私刑故春秋之義以謂諸侯敢叛天子則必自專殺大夫始矣諸侯專殺大夫大夫專殺士士大夫不得以禮義與諸侯相正則相率為逆命之事故諸侯盟王人則大夫盟諸侯家臣盟大夫積漸所底不可復挽也然則天下之制命者唯天子獨也天王殺其弟佖夫春秋猶起而正之何也曰春秋者天也以天

正上猶以正正也故有正春者必無亂秋春秋之義正則四時之氣序四時之氣序則萬物之性理萬物之性理而後天之命可得而見矣

公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

會戎者何疎天子也伐鄭者何黨州吁也魯不敵問則是魯與戎者也州吁弒君不討其罪而復從之伐鄭於是數年公翬弒君宋陳蔡衛無有討者則是隱與州吁者也隱與戎則不能禁翬之不為戎隱與

州吁則不能禁暈之不為州吁詩曰爾之  
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隱公  
與公子翬之謂也夫隱公未為不順也瑕  
罈生十山而好惡應之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順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順逆之間  
辨之不可不蚤也

莊公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秋公至自伐衛

軍兩帥師不書公子慶父帥師而書公子  
夫謂其帥賢於羽父者與共仲之賢受之  
羽父者也為公寵羽父以殺其身莊公寵  
其仲以殺其子大謂共仲受之羽父者與  
受之於莊公也莊公抗王命以納衛朔衛  
朔逐公子慶父而故之於周春秋以救衛

文公

與子突以先事為公首此其順也  
兩兄而初天子謂其以用也國之帥則慶  
父殺兩君以要人國亦可以免天子之討  
矣故慶父之不順非公之力也莊公忠  
以事人國慶父恃強以弑二君故莒之盟  
與餘丘之伐兩者其為知命也

八年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累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鄆丘

十有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

及齊侯盟于穀

是仲遂也受之慶父者也仲遂以立君之  
貴援也齊舍無援目弑於商人叔姬無援

見執於齊國使立國有遷雖篡弑為之無  
害耳以商人之惡外不得於閭邴內不得  
於公子元猶之寧毅也而汲汲焉與之  
盟不得於陽穀而賂之於穀仲遂必曰是  
丘而又尋盟之於穀仲遂必曰是天子之  
可畏也身殺其君執其國母汚天子之  
辱宗國之女而莫之敢圍也誠得大國之  
援身為商人其心耳故殺赤及視襄仲之  
志也立宣公以安敬嬴季孫行父之志也  
襄仲之於羽父行父之心行父有師季及  
夫使文公有討商人之心行父有師季及  
之志而襄仲敢肆焉如心行父有師季及  
月而書曰弑君子赤也夫謂文公所賜燕  
卒誠痛之也誠哀之也故也詩曰乃如之  
者若此也無它慕震之故也詩曰乃如之  
人方懷昏姻也人無情也不知命也其仲  
遂季孫行父之誥與

公昭 八年秋蒐于紅

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

浦 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公定 八年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是三家也魯地不加廣而賦日益重紅之  
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於是侈其  
介士比歲耀兵十年秋三家伐莒平子取  
鄭始獻俘用人于亳社十一年夏五國有  
大喪而大蒐于比蒲內茂君臣以外挾東  
夷其意以為邾莒見屬則齊晉比大侈然  
有三晉革命之心曾未一年而南蒯畔費  
晉人討鄭身執君辱諸大邑家宰各捍主  
命定公八年陽虎竊寶玉大弓入於陽謹  
關以叛十年侯犯以邾叛二卿帥師圍之

幾乎不克故曰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是之謂也然則天子受命於天其所誅殺無不順者僭括之難委於五子而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何也曰常棣之詩所為先覺也周室之難蓋多於其兄弟焉非獨周室天下之有權位者同同雙雙則皆常棣也鄭之有忽突衛之有衍剽莒之有展輿去疾春秋皆無所去取以示夫兄弟之命受於天先後之命受於王非夫有眾所得共亂也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倭夫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之細也不得比於衛鄭自兄弟視之則無以異於齊秦也天王殺其弟而秦鍼奔

晉則不殺者是也展輿不殺去疾而去疾復人莒則殺之者是也殺不殺皆為利祿也非為兄弟自天視之則自管蔡而隱桓自隱桓而糾白自糾白而衍剽突忽無以異於齊之視魯魯之視莒也故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使周公見之亦為之動色也然則莊王放王子克於燕是乎曰是也賢於衛之放黔牟者也

昭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佞夫得以稱弟王子朝不得以稱兄諸侯  
 之兄窮於衛繫諸侯之弟窮於宋辰宋辰  
 以無罪出奔雖入蕭奔魯猶書曰宋公之  
 弟陳黃以無罪出奔雖奔楚復入亦書曰  
 陳侯之弟故謂諸侯之尊絕屬者過也天  
 子受命于天誥不得以伯叔兄弟繫於天  
 子然天子之稱同姓必曰伯父叔父故天  
 子得以伯父叔父覆幬同姓同姓不得以  
 伯父叔父幾等天子然則春秋之重言兄  
 弟者何也曰兄弟者五倫之綱紀也兄弟  
 定而君臣不爭兄弟定而父子式序兄弟  
 定而夫婦不亂兄弟定而朋友攸攝白王  
 子克王子頹叔帶子朝以來之皆兄弟也  
 故春秋所書十一兄弟不及吳楚而吳楚  
 受恭有子期子間餘祭餘昧是春秋之所  
 傷也故春秋之所隱痛不一而足也然則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不為其世子假壽楚  
 太子建而發與抑為孟文伯之不弛宅申

無字之執閻人發與曰春秋之義不一而  
 足也取其可以為訓者曰曰天子而下春  
 秋皆得以天治之耳邵雍曰天與人相為  
 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君擇臣臣擇君  
 繫乎人者也君得臣臣得君非繫乎人也  
 繫乎天者也知其所繫乎天者以各正其  
 命雖君不得而繫之矣是伊尹周公之道  
 非後世所得而與也然則春秋之道大於  
 伊尹周公乎曰春秋天也何伊尹周公之  
 有

淡成章第二十九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  
 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  
 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

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是謂齊魯晉鄭之事與齊之夸詐晉之貪賂枝葉甘醴之所從生也鄭則有辭而魯無辭焉魯衛之君子其循尚質者與子家鞅之言則謂之盜言也矣

昭二十有五年齊侯信公于野井

左氏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信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善下之禮之善物

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胖君不過周公以魯是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若無信不如蚤之晉弗從晉亦以是不力於公公羊子曰齊侯信公于野井曰柰何君棄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完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

守魯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齊侯再致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能以之服有先君之器未能以之出敢固辭齊侯三致之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嗷然而哭諸大夫皆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是所謂枝葉之辭也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齊侯不圍成而使公圍成則無為貴盟矣子猶受貨於季氏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謂宋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

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魯成備而後告戰于炊臯猶之戲也是秋乃盟于鄆陵三小國者之視齊師亦無所實其橐韃矣故鄆陵之盟亦猶之扈也扈則所謂盜言也

公昭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秋會于扈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懼斃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郊國之權而不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苑之二子懼皆苑乃辭小國而以難復甚矣士鞅之辭小國也安得此枝葉之言而稱之

二十有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三十有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

歷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因使告

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死晉侯使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苑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苑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

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從者齊公不得歸公是以及于乾侯荀躒之其言其猶愈于范鞅者與曰皆盜言也君怒未怠子姑歸祭祭者主鬯之事也使意如主鬯則公終不復也然則意如之請囚請逃從之不亦紓亂乎曰是亦所謂盜言也公之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苑公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帟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然則齊之其言其猶愈於晉者與曰晉盟主也齊非盟主也齊得以納公猶必取之晉齊不得納公則必晉是視也高張之唁公稱曰主君齊侯之享公欲使內主也則是初不納公也然則子家羈之不使於晉何也曰晉之政在於六卿六卿之政在於

士鞅始出而歸晉則季之賂未入季之賂未入則魯不得與晉爭利也方在野井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繾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或欲通內外或欲去君而以為皆有罪二三子好亡惡定焉可同也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陷君子難罪孰大焉弗通何為乃不與盟然則子家子之不通外內何也曰公違之公徒守之請入晉不可請待命於晉竟不可請乘馬以入魯師不可公徒皆盜也而公信之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然則春秋之惡盜言為惡季孫乎惡齊晉乎曰惡齊晉也君子問欲則就饋問舍則就館以同盟之君播越七年而敝屣棄之莫之省視使高張士鞅荀躒之徒以其言取貨其間是導

之不君也。以視桓公乘馬三百以立衛侯，夫以彼為如水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

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於是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子奉義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損

身楚小位，宰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享其兇惡而降之罰也。譬之如天，五材盡用，是以無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之謂乎。

哀公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起狄戎以臨上，雖使謂陰地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邇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于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袞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上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鼻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遂盡俘以歸。趙孟之誘戎子，猶楚子之誘蔡侯也。楚子之誘蔡侯為之書，月書，日書，人書，地至於晉而

略矣晉之不稱誘執以為倣楚者倣楚而歸於楚猶其歸惡於楚也惜乎戎蠻子之無重賂於晉也有重賂於晉則沂江奔命者未暇為少習之致也

邵雍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義則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何若遠也夫五霸之若桓公猶為尚行也滅譚滅遂未有盜言降鄣遷陽未有盜行蓋至於伐原示信而後盜名也然則後世之盜名者亦皆盜言乎曰皆盜言也盜言必封正行必淡自詩書枝葉而外得其原本者其惟徐積陳師道孔改劉寧之流乎其行靜而深其為學也質而不誦

作忠章第三十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

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

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若足乎君子之惡蔽賢也惡知賢而不舉惡舉賢而不先也孫叔敖百里奚之用於秦楚亦善舉也而不着於春秋其著於春秋者唯管仲鄒缺耳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依於百姓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四方弗若也

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  
 鈞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亦猶是也乃請於魯欲  
 生得而戮之莊公束縛以與齊齊使受而  
 還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授  
 之以政立為仲父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齎其妻盥之敬相  
 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  
 復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  
 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也威其前惡  
 是叔舜之刑也極鯨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仲其賊也公曰  
 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  
 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  
 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  
 焉可也文公乃以缺為下軍大夫世之進  
 賢如鮑叔曰季者則亦鮮矣管仲與卻缺

皆讎也而負其才德以處於野即潛光匿  
 影猶恐不保也而舉者不以為嫌用者不  
 以為疑故二公之霸亦皆有舜禹之義焉  
 非鮑叔白季則不及此也  
 然則鮑叔舉管仲而管仲所舉不見於春  
 秋何也曰管仲所舉不如管仲者也管仲  
 相三日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曰升降揖  
 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  
 立為大行墾草辟土聚粟衆多盡地之利  
 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  
 不結轍鼓之而三軍之士不旋踵視死如  
 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司馬決獄折  
 車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  
 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  
 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  
 諫此五臣者亦皆賢人也而才不如管仲  
 故管仲雖授之官猶之口譽之也成季之  
 所薦狐偃先且居箕鄭胥嬰先都欒枝先

軫胥臣皆才亞於趙衰也故趙衰之名獨著於春秋然則齊無賢與曰以齊之大何為其無賢也管子之制內政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又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又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復事公之問之亦猶是也夫桓公豈以口譽人者乎其無舉賢之名也桓公而外唯晉悼公乎悼公之知人也知人而能用人也初朝於武宮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薦積德振淹滯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

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既即位乃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其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祭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文子勤身以定諸侯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部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左氏又曰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禴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靖使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



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猶為鄆陵之盟與曰猶為鄆陵之盟也春秋之哀宗國責諸侯不一而足也齊桓公大會十五通盟者十未有朝舉而暮渝之者也鄆陵之舉勤五國之兵而驟散于士鞅之一言是亦不思矣天道旋復物極乃反溴梁而後大夫專制六卿之主降為家人蓋亦有告於齊告於魯而莫適與謀者范中行知氏則亦猶是也范鞅先譎而寵先亡晉鞅先襲齊亦次之故怨蓄之至則自扈鄆陵始也亦自扈鄆陵而終矣然則鄆陵之敗盟何始之曰自蒲之盟始也蒲而後夷儀夷儀而後澶淵厥慙平丘乃衰矣蒲之責歸田澶淵之遺宋饋口惠而實不至是春秋之所譏也

成公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汶陽之田分齊田也濟西之田齊以歸魯而汶陽之田魯不歸齊魯亦未為得也然已賀戰勝矣晉與之而晉奪之則是魯不制也且是魯之故田也無取於齊而晉藉手焉韓穿之歸季文子餞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貳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致私陳之明年諸侯將貳于晉晉人懼乃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勤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夫范文子猶有信誓之思乎易曰中孚信也信者反之復之而皆中孚也信不可反反不可復亦無為寶信矣是行也將始會吳而吳人不至故唯吳為不與語信也

襄公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役於是再會矣晉將報齊朝歌之役而再勤諸侯濟自泮會于夷儀齊人以

莊公之弑為晉報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

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

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於是將納

衛侯也同盟於重丘趙武念諸侯之勤也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

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兵其可以弭是為嘉盟矣而君子謂之旦旦何也前年八月夷

儀方會阻水而反今茲再會齊復弑君舍賊不討而納賂以勤諸侯將為同盟奚辭

乎以伐齊則不討崔杼以納衛則不討孫  
林父而欲以弭兵謝天下之諸侯是亦所  
謂口惠也盟主費其口惠諸侯喪其實賦  
大義不章而賄賂公行亦自是始也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

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比  
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  
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  
可不信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  
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  
可也如是詩曰文王咳降在帝左右信之  
讀也穀梁子曰會不言所為其曰宋災故

何也救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  
無侵伐者八年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然  
則八年弭兵非向戌之力乎曰向戌何力  
之有剛之所摧者柔也勢之所絀者讓也  
晉楚爭盟天下始兵宋之盟晉以盟主讓  
於屈建號之會楚以舊書加於載牲楚既  
得志則搏鬪少衰天下之諸侯亦可以無  
事矣故八年之弭兵非為存宋之故也尊  
楚之故也存宋而為口惠猶可言也尊楚  
而為喪實不可言也且旦之信誓何貴焉  
然則兵不可弭與曰武王之建橐則有所  
以也天下清明干戈不試故其詩曰載戢  
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自漢  
梁而後江漢馮陵吳越始競為諸大夫者  
懿德之不求而以時夏紕於蠻荆宋之兩  
會是不可以已乎故杞宋均肄也杞之不

可城猶宋之不可霸也宋襄講霸而石鵠  
 著灾向戌弭兵而漸臺俱燼故祝融者楚  
 之始封也商丘者大火之墟也炎炎相尋  
 其燧自焚書曰若火之燎原不可嚮邇其  
 尚可撲滅十二國之大夫則皆燎原者也  
 燎原無人焉故因而人之然則城杞之不  
 人之何也曰城杞細者也澶淵大者也城  
 杞從晉澶淵從楚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昭公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

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

慙

左氏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  
 亦可知矣已為盟主而不卹亡國將安用  
 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

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服楚  
 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楚子三年  
 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楚子之惡周矣晉  
 人於是使狐父請蔡於楚楚人弗許諸侯  
 乃還夫是所謂口惠而實弗至者乎貫之  
 會江黃來盟及楚滅黃桓公弗救桓公亦  
 所謂口惠者乎口桓公之時身勤諸侯不  
 以將帥臨於與國內有淮夷之防外有狄  
 衛之患其不得救黃勢也晉以四千乘要  
 十二國俛首以事楚師卹隣之不能而又  
 請命焉故厥慙之會春秋之所耻也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先年晉侯之享齊侯也舉矢分雋齊晉將  
 競於是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嚮告  
 劉獻公曰齊人不盟將若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  
 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於是  
 晉將討齊齊人懼乃請盟叔向曰諸侯有  
 問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  
 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  
 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口諸侯將  
 以申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動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  
 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  
 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魯人懼

聽命是以外盟而執季孫於莒上夫叔向  
 其有叔魚之心乎德之不務而挾王使以  
 示武於宗國其始曰威齊也而繼以討魯  
 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葵丘晉悼之亳北其  
 所外楚以弊王室者豈謂此乎詩曰不思  
 其反反是不思叔嚮之謂也  
 然則春秋之惡盟誓也自清丘而始乎曰  
 清丘懼盟也警網之魚詛於洳沮負矢之  
 獸誓於原野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使  
 諸侯聚而號盟則已怯故使群大夫盟之  
 曰不得已也夫猶有恤病討貳之意焉然  
 則衛之敗盟何也曰陳既受兵而宋又伐  
 之衛之救陳未失為恤病也宋之伐陳無  
 救於蕭而衛之救陳未貳於楚晉又從而  
 討衛必殺其大夫衛又從而殺孔達以說  
 於晉故賞罰之失中怒哀之亂節未有甚  
 於清丘者也若夫盟誓之已數口惠之實  
 違十二公之中隱桓為甚故清丘之盟春

秋有不暇討也然則楚敗及盟而諸大夫之共會師也孰始之乎曰自文公三年伐沈始也沈以毘爾不與會盟南服於楚則亦已矣而晉連六國之師以入其境而逃其人民於是楚人攄憤而闢江晉師無力狼淵失鄭厥貉失蔡諸侯始用震虢同盟於新城而陳入楚卒不可反故新城之盟盟之至正者也而晉以趙盾盟七國之諸侯春秋亦無所取也故春秋之不與盟誓以虞夏正殷周之道也然則隱桓之間盟誓二十皆無有善者乎曰皆口惠也口惠而實不至神明之所惡也然則隱劣於桓者與十年而九會數殷於桓始於邾儀父則皆未受命也終於浮來則猶之瀆盟也曰隱未正名而正實其盟信於人桓亂實而正名其盟不信於已故自稷之會成而天下無會折之盟成而天下無盟春秋之討會盟則必

於魯桓始焉如之何其以隱劣於桓也故曰旦之詩亦為魯桓公誦之也

公桓

十有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鐘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油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

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于宋

春秋於是無譏焉其無譏之者何已著也  
再年之間四盟四會乍信乍僭其所與者  
皆篡國而爭恃賂而存者華督之立宋馮  
祭仲之立鄭突羽父之立桓公事有正反  
罪有差等而要於篡賂則一也溼燥相求  
歌泣不孚春秋之為盟會者亦大率如此  
也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邵雍曰君子見善則喜  
之見不善則疾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  
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  
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  
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遷見利則止小  
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  
則害人利害相去一何遠耶然且有陽利  
人而陰以害之陽喜人而因以疾之陽就  
人而陰以違之者口實之與陰陽同病也

若蔡確之於韓維邢恕之於司馬光丁謂  
之於寇準皆是也

情辭章第三十二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

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作考

是猶謂扈與鄆陵者也聖人之痛宗國不  
一而足也是不謂出入三觀居然請隧者  
與曰晉文之然何可忘也城濮鄆陵僅兩  
事焉以在後世九錫之命臥而進之何穿  
窬之有齊侯將與臧紇田而問伐晉臧紇  
曰抑君似鼠夜動而晝伏者也不處於窬  
廟而乘人之隙桓文雖污猶不同隙而動  
也然則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者何謂也  
曰亦謂高張范鞅之顛也然則黃父之盟  
不猶張義者與曰平丘而後齊不服晉晉

亦不敢討也竊義於周曰吾將輸粟於周使齊無以疏於周亦無以疏於晉也然後致齊而晉司其盟故晉之戍周輸粟於周皆非為周也畏齊之覺而代夏盟也故晉之與齊皆乘楚之眯而游於周之寢廟者也

公昭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人曰明年將納王王之居於狄泉蓋已二年矣二年而後謀之謀又一年而後納之使義有堅城嚴鑰而竊之則亦已竊矣然且睥睨而後舉之謂夫齊之未來也使齊必不來晉告諸侯建施

而問之債牛伏鼠勢亦已分然且不敢畏夫師動而猶生知范中行其勢不靖故遂巡而待之前邾而持之取晉則不可伐齊則不敢必欲借周之名號以維婁天下之諸侯是趙鞅所為穿窬也然則趙鞅之穿窬不賢於世之疆橫者乎

公昭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禘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

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予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蚤賊遠屏晉之力也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范獻子可謂穿窬者矣天子方藉盟主之力以鞏厥後而獻子欲勿知後事以優其身圖情疎而色親意媮而禮慢彼所謂穿窬之下者也晉氏未綦而范荀先亡不其然乎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夫以諸侯之兵賦王臣之寵靈不足為親也而貨賂是親其情不信其辭不考夫有望色而知遠者矣古之召陵彰信於諸侯垂橐而入捆載而出天下皆知桓公之情可信而信可親也是以四十二年楚不窺於中原且以執王沈漢之蔡而可以重求乎然則蔡之滅沈可乎曰楚之拘蔡沈子之為也文公三年諸侯伐沈而楚遂滅江沈之煽楚固已久矣晉不救蔡而蔡始入吳栢舉之戰蔡以吳而敗楚春秋之所深與



也故春秋不賀戰勝也其賀戰勝者三城  
濮鄆陵栢舉也雞父之師亦有與色故自  
蕭魚而後晉之色不如吳之色也吳質而  
易明晉文而難親故召陵兩盟春秋戰國  
之終始也

臯虺之盟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  
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  
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  
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微大罪也且夫  
祝社稷之常繇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  
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虺將長蔡於  
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宏曰聞蔡將先衛  
信乎萇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  
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周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羽殷  
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  
則周公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  
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皞續茂旃旌大  
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  
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  
之比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于相  
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  
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須密之鼓闕鞏  
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  
于夏墟啓以夏正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  
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  
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  
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毋  
 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  
 司空五叔無心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  
 不在夷叔其毋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  
 着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  
 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  
 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宏悅  
 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疾然則長  
 衛侯是乎曰是也晉為盟主而尚於齊齊  
 為盟主而尚於魯何次之有蔡乘是車償  
 而反轍其後於魯衛不為過也然則春秋  
 之文蔡嘗先衛踐土之盟鄭先衛于何也  
 曰隱桓之際蔡為王卿或合或離以王爵  
 為序踐土之盟叔武未君春秋進退定之  
 於天當日載書又安足以知之乎

然則子魚之辭信於情者乎抑信於辭者  
 乎曰皆信也而子魚之考不如子產之信  
 也襄公二十五年子產獻陳捷於晉戎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  
 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  
 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當陳隧者井澶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  
 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  
 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

地一圻如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  
 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  
 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  
 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  
 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仲尼曰晉為伯而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慎辭之信不如考情之信  
 也故有子產之情祝佗之辭庶乎不以色  
 親人者矣張載曰發於心失於聲迷謬於  
 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  
 也君子無自誣之色無誣人之聲故其情  
 可信而其辭可考也後之學者其馬仲呂  
 大臨其人乎馬仲剛毅似曾子大臨篤摯  
 似子夏充類不為二賢益足以幾之也然  
 則尹焞張繹謝良佐朱光庭游酢楊時皆  
 定以幾之乎曰是非絕德也信情而考辭

何不可幾之有

### 不違龜筮章三十三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  
 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  
 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  
 百姓

夏道尊命命通於神是故有卜筮之命殷  
 道尊神神交於禮是故有卜筮之禮周人

皆用之一而不再再而不三故瀆辭瀆禮  
瀆神皆瀆也然則三代所不廢卜筮者何  
也聖人不以人治人而以天治人之道也

公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兩烝者何曰是十日也何為其不十日也  
曰桓公之頗也曰吾將行夏時焉移烝而  
正月則必移禴而五月也烝者物衆之名  
禴者物薄之名也以夏祭而備衆物則其  
道不可繼道不可繼而猶行之則是使鬼  
神疑其名實百姓害其簿正也然則御廩  
災可以輟嘗乎曰柰何以災輟嘗也金鬻  
之害不使父母輟饋御廩災而使祖宗輟  
嘗誰可者然則春秋書之何也曰展道之  
盡也四日將嘗矣案盛之所出在齋期之

內君夫人之不親百執事之不戒而使有  
遺燔焉為鐘簋之憂宗祝其何以辭故春  
秋惡夫愒始者非惡夫虔終者也然則桓  
僖之宮災亦不缺夏祭世室之屋壞亦不  
廢秋嘗與曰固也修其祖廟臣子之事也  
薦其時食祖考之志也祖僖親盡則藏主  
於太廟世室之親不盡則歲嘗四饗莫之  
有易也然則廟祭卜日而有巳卯丁丑乙  
亥禮與曰周人之用丁辛癸也蓋有常日  
焉大事不卜小祀有筮以四時之常祭而  
屢遷其日寢至易月則霜露之感鬼神亦  
有所不交也

然則大事不卜日而魯之郊祀屢卜日何  
也曰疑之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哀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  
子之事守也張載曰杞宋之郊為其二王  
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為成王之意不

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  
 本意也成王可賜伯禽不可受先儒謂樂  
 用宮懸舞用八佾在周公之廟則可在他  
 廟則不可然自漢儒而上無有譏魯之用  
 郊者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  
 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  
 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大廟故左傳云啓  
 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則魯  
 之有郊唯用所穀避建子以就建寅之月  
 若杜預趙伯循之說是也而公羊穀梁皆  
 以郊為子月周公之義通用三正故以十  
 二月上正月以正月上二月以二月上三  
 月取鬼神之取舍為祀事之先後是夫子  
 所謂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者也然則大  
 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何謂也曰有

時日者如郊祀下辛而卜上辛是也無時  
 日者如烝嘗之用巳卯丁丑乙亥大闕治  
 兵之用壬午甲午會盟之用辛酉辛卯是  
 也然則葬比於祀祀比於盟皆用柔日築  
 比於蒐蒐比於戎皆用剛日而莊公未年  
 二城四築昭定之間有五蒐而皆不筮  
 日何也曰春秋之城築蒐狩皆不書日謂  
 是無當於禮也朝聘覲問不如京師則是  
 縟節亦可以已矣然則雩為大祀春秋十  
 有雩而皆不書日何也曰雩禱雨也旱  
 而禱雨則不知其為何日也禱雨則僖文  
 之間屢有大旱而皆不雩何也曰人事之  
 與天道各不相應也雖聖人無如之何也  
 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七月  
 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而不雩文公二年十  
 年十三年皆甚旱而不雩公羊子曰言雩  
 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夫以旱掩雩則猶  
 之不相應也故雩者無所致其日也然則

雩非祀上帝與曰其常雩者也常雩而不  
 大之何也曰未動國眾云耳然則謂魯兩  
 祀曰郊與雩者非與曰啓蟄而郊獨於魯  
 龍見而雩通於天下然則魯唯一郊與曰  
 一郊而一禘郊不十日而十月禘不十月  
 而十日何言乎禘不十月而十月也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七月大祭五月時祭也  
 大祭不十日時祭十日故乙酉巳卯乙亥  
 丁丑四時皆可以祭也然則夫子之譏魯  
 郊者何也夫子以郊爵正吳楚之君則不  
 得不以郊禘正宗國之祀以文獻傷杞宋  
 之遺則不得不以禮樂歎周公之衰故夫  
 子之歎此亦不得已也然則夫子之於上  
 郊無譏與曰上郊禮也不得上而猶且郊  
 則非禮也然則上而得郊魯遂終郊與曰  
 周室之衰也道在東方楚僭其物秦僭其  
 祀齊竊其文晉竊其實魯之所守則猶先

人之遺也請隧問鼎齊捷鯨烝周之藏史  
 循且辨之而謂是惠公所見請史角所追  
 非則亦謬矣過矣祝佗者史之嫻者也其  
 言曰成王分魯以土田倍數祝宗上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此四者禮樂之所寄也  
 無大禮樂不謂備物既備有備物書之典策  
 祝宗志之以告天地宗廟上史載之以告  
 鬼神日月用其官司彰以彝器是以魯之  
 祀事不褻天地不犯日月無害乎鬼神無  
 怨乎百姓不得罪乎霸王諸侯而後儒必  
 欲詆之多見其陋也然則漢儒無詆曾祀  
 者乎曰有之亦春秋之義非時王之義也  
 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上郊不從乃免牲

循三望

四上郊何也上三正不從而又上之啓蟄  
 也啓蟄之郊可以不上矣而又上之已慎

者也祈穀不曰郊而亦曰郊謂有先帝后稷存焉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苑

乃不郊猶三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郊自冬至止於啓蟄夏五月不郊至秋九月非義矣非義者志之其義者否其不從者志之其從者否葬之志順祀之志違亦舉其可志者以探於天人之義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牛苑改卜

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公元年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諛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

郊牛口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夏五月郊

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

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以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上甲始庀牲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十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如此者三代明王所以貴卜筮也然則春秋之道初未毀郊也未毀郊而其辭若毀郊者若幸其不郊愁其猶且郊者何也曰春秋之道本天者也郊祀之典本王者也王垂之當年天垂之百世以百世著天則曰是也可以已矣王而不天以當世著王則曰是也猶有存焉天而著王故天王

之與春秋互相正也故漢儒之與魯郊與朱儒之詆魯郊皆未得其正也

易富章第二十四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然則春秋不與魯郊而與魯社乎曰郊社一也冬至之郊以報本反始寅正之郊以祈農耕藉皆祀上帝而配以后稷周人禘馨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魯人郊祀后稷祖周公而宗魯公魯人不敢禘帝馨不敢祖文王故以后稷為始祖以周公為祖所以別於天子而存諸侯之分也故魯之郊禘皆義也然則周天王以至日郊天其用上辛魯亦用之無所避乎曰武王柴望大告其日庚戌周公作雒攻位亦在庚戌



郊社之用上辛魯禮也然則戎事用剛祀  
 事用柔雒邑始郊實用丁巳郊牛禋牛各  
 一則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周魯通用之也  
 天子以至日事上帝立春祈穀不復十日  
 其餘皆上魯人郊祀不敢用冬至祈穀不  
 敢用元春上魯人郊祀不敢用冬至祈穀不  
 周室而參三代之意也故魯之郊禘皆禮  
 也郊禘兩祀皆祖后稷不及帝嚳祖周公  
 不及文王故其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古之議禮者未有昧  
 君臣之分亂明王之制而煩後世之誅求  
 者也其牲角繭栗牲體全齊太羨不和其  
 器犧尊疏布罍櫛杓蒲越藁鞮器用陶匏  
 漆盛和鬯故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周魯之  
 祀后稷皆奏思文而歌生民之詩闕宮之  
 詩魯人所躋僖公也躋僖公而左氏用以  
 箴夏父何也或曰是魯湯公也季孫所禱  
 而作宮者也

然則春王正月皆為周郊周郊則魯可不  
 郊而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皆  
 有春王正月是周已郊而魯又卜郊何也  
 曰已言之矣魯避日至不避上辛且卜正  
 月則先於十二月正月之卜則卜二月也  
 故襄公七年四月卜郊孟獻子以為已晚  
 也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夫獻子之意亦  
 以子丑寅月之可以遍卜也非徒遍卜亦  
 可以祀故獻子又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故春秋  
 未嘗不許魯之郊祀也惡其僭而復瀆瀆  
 而復強之若不得祀不已者是亦后稷之  
 所惡也然則魯唯祈穀大雩兩事與曰祈  
 穀大雩天下之所共也郊昊天而配后稷  
 祖后稷而宗周公天下之所不共也夫子  
 之意欲使天下共反於質也朱干玉戚刺

柄丹楹萬舞八佾在后稷不知以為何事也文極而質起質極而文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無后稷之文以喪周公之質即闕宮不築生民不歌無益於殿前也

威敬章第三十五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

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

不卜處太廟

是何為其言之也曰為襄公之冠而言之也戲之盟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為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然則悼公十四而霸諸侯不行冠禮者與曰藥書中行偃則何足以知之也冠者必告於禰廟百官執事咸備乃謁於太廟世室入而視朝行賞於有位燕享其貴戚然後宗祝無媿辭百執事無怩顏然則古無天子諸侯之冠禮何也曰天子諸侯之為世子皆造端於上禮焉不及士禮乃先後而後絕因喪而卽位免喪釋吉肆覲羣后則猶之冠也假廟而冠諸侯古未之聞也是歲將晏矣為季孫者亦曰以大國之寵靈惠我寡君及於烝祭有周公之旂常禽父之鐘簋焉不敢叢睞以為君憂唯滋植之敢拜君賜假廟而冠則禮未之聞也且是不筮日月不筮寢室而居衛成公之廟未當於威敬

也陽橋之役楚人救齊楚子審方幼悉師  
以至於蜀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公  
弱皆強冠之故蜀之盟不書蔡侯許男謂  
二公之強冠又乘楚車也夫晉欲蔡許我  
乎

成二年冬十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

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

盟于蜀

是盟也楚公子嬰齊為政春秋不書蔡侯  
許男距襄公之冠二十七年矣

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

盟

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也惠王不協召鄭伯  
告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  
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  
之弗聽又明年始乞盟於審毋又乞盟於  
泚故鄭文公可謂不威敬者矣夫謂非其  
國不以筮者乎襄公七年鄆之會陳侯逃  
歸亦患楚也聽二慶而為匹夫之行故終  
春秋而鄭陳患楚亦威敬之道失也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遠則有彭生近則有紀侯而越國微待何  
也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卑公之敵所  
以卑公也忘讐而釋怨如嬉戲然夫獨無  
諸侯之守筮乎而越在草莽羣臣之過也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是曹劌所謂君舉必書者也古者居必有筮道必有筮若是無所用卜筮也

公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是為少姜也亦可以不卜矣然且古人不瘞卜筮聖人於此欲書日而有不可也曰威敬之道已盡矣威敬之道盡而尊親之義絕尊親之義絕而王霸之餘然皆盡矣

公僖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

公昭二十有三年秋天王居於狄泉

櫟則有鄭廟焉汜則未有鄭廟焉狄既伐鄭而又居於鄭舍鄭則無所居也狄泉何居乎故威敬者天子之守寶也天子居有守龜行有道筮出有築宮入有處廟而輕忽其志以興戎出好棄輜重以放其事守是公卿百執事之過非龜筮之過也然則

龜筮之必不可瘞者何也曰鬼神者天地之知氣也天地之知氣會於精爽心靈接之敬則聚不敬則不聚日月所昭皆有魄焉龜筮者圖書象數之總也借其名象以宿知氣教人之威敬以交於旦明謀於鬼神之義也張載曰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故卜筮者聖人所以盡人而謀於天也人謀不盡則天知不出天知不出則天能不成故卜筮者鬼神之良能也然則春秋尊神與曰春秋天也天者鬼神之總也其能位存焉耳成能成位而後日月霜露行乎其中是春秋所以造萬物之命也

用祭器章第三十六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

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祭器者何威敬之謂也威敬之器著於四體見於著龜三代明王無非卜筮之用所以借旦明以達於日月借日月以達於天地也然則齊桓公之不用卜筮何也宋襄公蔽於神而不達於人齊桓公蔽於人而不達於天桓公十有八會皆不卜日至葵丘而始卜日晉文公踐土之日河陽不卜日踐土之日義也河陽之不卜日勢也葵丘卜日而首止不卜日則非所敬天子達王世子之事也然則葵丘之用戊辰以為外事踐土之用癸丑以為內事何也曰踐土之於王城近葵丘之於王城遠也然則征伐亦皆卜日與曰告於廟類禡於社內祀外戎二者卜筮之所繇始也國危國

遷立君則亦可以意制矣然且耶人不敢聖人之所不敢者何也也不敢以卜之聰明而怨鬼神害百姓之意也然則春秋三詢之皆不卜何也曰春秋無三詢也征伐數百遷國以十乘亂而立者比比也故人事亂于中則日月亂于上鬼神亂於下春秋之書立君者外國一衛即位而書日者定公一君而已皆變文而取質移權而就衡至於外國葬君違其時日皆屏斥不書以明十周禮之當賁日月鬼神之不可犯也魯秉周禮葬君夫人及紀叔姬無犯時口者桓文之喪則亦猶是也而周獨以襄王聞故秉禮之難也秉其小以及其大故細律不破而大閑不踰然則魯多拘忌不犯時日而不以此獲福者何也曰秉禮者臣子之義降福者上天之事也君子不以臣子之義邀上天之事然則諸侯非朝聘而自盟會非禮也非禮則不可告於鬼神不

可告於日月十筮亦可以廢矣然且不廢何也曰伯叔甥舅非時而覲享未為違禮也鬼神日月亦問相值也伐木之親親天保之尊尊夫豈有二義乎故燕享會盟不弛十筮然則蔑不十而唐上唐用剛日而艾用柔日艾用柔日而瓦屋用剛日何也曰蔑內也唐外也艾內也瓦屋外也然則浮來內乎曰邾莒皆內也內地等於祀外地等於戎然則入邾入許之皆稱日何也曰是亂命也寇攘之事得則搏之鷹獮之始祭也為之書日及其肆搏則亦已矣夫謂鷹獮而修十筮者乎故春秋之書日有四義焉曰謹始也虔終也識大也審微也戎祀會盟享葬嘉惡皆有此四義焉夫亦得十筮之意而已矣不得十筮之意雖鑽七十龜無益也

公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大事有時日賄不十小事無時日則十是

公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是皆十日也艾之盟公始見諸侯見諸侯則成乎公矣然則清之遇不見宋公乎曰是與夷也尋師於鄭黨州吁而讐宋馮不許公之見與夷也然則公之盟齊莒何為者乎曰齊莒未與宋者也未與宋而盟之賢夫已伐鄭而盟之也故齊莒之盟皆存

其日以爲得乎日也然則瓦屋之日何存乎程子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于是傾危成而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謹日是一義也外國主之不與于卜筮之義也猶夫庚寅入祊辛未取郟辛巳取防之義也曰謹始虔終而已矣然則隱公以柔日盟諸侯以剛日盟戎狄何爲其無所取之也曰取之而義不可守也至於桓公而衰矣桓公之盟會書日者六越穀丘之川柔曲池武父黃雉之用剛於日月鬼神君長之義皆無所取也然以日則猶皆書之亦曰致祭器之意而已矣何也曰已濶也而又然則隱莊素春之義可以瘞日月亦可遼緩之以其事則亦可以瘞日月也亦可以瘞乎然則宋衛相遇南季來聘滕侯禘器者乎

侯來朝皆用祭器也而瘞其日月何也曰是必有不用祭器者焉而託之祭器也詩云不日不月曷其有括蓋言濶也濶而後略之春秋之於事無有逸辭焉耳

公隱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清之遇鄭謂公與宋也公不與宋而翬與宋則亦與宋者也於是輸平蓋猶有疑焉夫爲狐壤而疑之乎則且有入祊之約中丘之會矣夫何以瘞其月日也

公隱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幾遇矣而後遇之幾聘矣而後聘之幾朝矣而後朝之詩曰逝期不至而多為恤然則紀季姜之歸於京師亦不月日者何也曰是則貴於遲久也若單伯之逆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也舉時而行之是禮之大者也非春不月日之謂也

然則桓公四年之無秋冬何也是蓋有隱義焉使後世見之則以為史闕也秦師侵芮王師圍魏聖人則以為無當於春秋也而齊魯之不通問者一十五年夫豈有歸懷之詠見於藝麻者乎而使春秋廢其二時故利貞者天地之性情也天地之性情失則春秋之律令缺則禮樂損益無所從始矣是君子所興歎也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是之謂祀日月者與曰是非所祀日月也日月之行值其常度過則過矣過之小者也君夫人之行失其常度過則不過過之大者也凡晦蝕震電君子為廢上筮上筮不可而况娶君夫人曰食既則明生於於其月不於其日夫謂其月也豈薛焉耳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娶夫人而不卜日而春秋不書明其無可告於日月鬼神則亦無可告於社稷宗廟也然則哀姜之入八月丁丑則猶卜日春秋書之何也曰哀姜之書丁丑為戊寅之覲宗婦也丁丑日者正用幣之亂日者正親迎之始不卜日者正用幣之亂也然則文公四年夏逆婦于齊不書日亦不書至何也曰大婚之禮於是始哀矣無



崇始者亦無隆終是襄仲之虐春秋卜之蚤也然則哀姜之崇始亦無隆終何也曰是兩哀姜也或羸焉或紬焉不得其中道則其鬼神日月之所歸肯也然則謂魯秉禮者無有犯日月者亦如國之所貴也

公桓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是十日也戎事之用剛日鶉火之分馬祖所食於是取焉車攻吉日則循是義也古者有國四時講事秋之言爾循言止也刈蘭建表握轂而止之魯以八百乘處於齊晉之間侵軼是有執不敢玩且是涉秋矣禾黍將孰告廟而簡車徒未為大失也然則先歲之秋王傷於鄭是月之內蔡殺陳佗進無勤王之義邊無郵隣之讎而判民於內以駭觀聽何也曰是桓公之志也王室不競諸侯始兵州紀穀鄧惠然來朝公

益有霸心焉諸侯之敗績自公之戰於宋始也公以一戰勝宋與齊齊懷不測生其伎心而公頽然與彭生同車故齊襄之言復讐為宋之戰也不然齊僖之時一十五載翻然角弓何為而有倚嗟之詩乎故安忍而好兵輕敵而入人之國兩者桓公所生者鍾巫之藉手也

公莊 八年春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是亦十日也次于郎則不十日而治兵十日何也次于郎晦者也治兵曜者也晦以冀助耀以侵邾邾既降齊而已無與焉故信失於與國而仁失於同姓是齊與陳蔡之所鄙笑也然則莊公學桓公而有所不逮也桓公喜兵戰於宋而敗績歸齊莊公

喜兵戰於乾時而敗績歸魯春秋之書敗績則自二公始也故道之無勝心亦無敗績者莫禮義若也日月鬼神亦安能以羽籥而化干戚乎然則大閱治兵猶皆卜日而作三軍舍中軍皆不卜日何也曰用祭器之義至於三桓而衰矣竊兵柄者猶之穿窬也其道不足以及事君長和上下苟然而為之苟然而已之則亦存其大矜而足矣然則大閱治兵亦不足以事君長和上下而日之何也曰桓莊無霸也而又無王桓公之會諸侯敗齊師莊公之敗宋師納衛朔皆有雄長之心焉後禮義而先甲兵五霸之始魯其先鳴者也春秋以大閱治兵防五霸之始以作三軍舍中軍黜五霸之終故以天治魯以王治天下正魯之三桓以治晉之六卿要以事君長和上下使震虢之傍不失祭器其義一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是皆卜月也而不卜日不卜日者是非一日也卜月者則在是月矣是豈有龜筮乎強者為之而鬼神無所與其謀則雖聖人不能為謀也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

逆祀則紀日從祀不紀日何也陽虎欲去三桓而順祀於先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之廟明日壬辰將殺季氏於蒲圃則是以亂祀也亂事不卜不卜則不紀日月謂是鬼神日月之所不與也不與之則謂之從祀何也曰雖不卜日其義已正矣正其義

不大其事存其爭不侈其功曰是宗廟之  
 常典雖不紀日可也。不紀日而并不紀月  
 何也。曰：是烝祭也。問而知其為十月矣。然  
 則錫命歸脰用祭器之大者也。而皆不舉  
 月日何也。曰：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  
 紀賜者則不親。為之紀時焉。從天之道。春  
 秋之義也。  
 然則考仲子之宮立。湯宮丹桓宮楹。刺桓  
 宮楹皆不卜。日與曰有其卜之。而皆不當  
 也。曰：以嫡則有孟子以繼則有聲子。且其  
 母在而為父立。繼無以為母也。故卜者人  
 鬼之所合謀也。人鬼不合謀。天地不成能  
 則猶之不卜也。辛巳立武宮。卜者也。  
 然則立君卽位。祭器之大者也。書元年而  
 不書元日何也。曰：是不卜者也。然則不卜  
 者之皆元日與。曰：有之。若秋七月。禘于太  
 廟。是也。禘非元日。則卜之。若夏五月。乙酉

公隱

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吉禘于莊公是也。故春秋之法。有日有不  
 日。有日不如不日。之質也。有日不如不日  
 之決也。於以謹始。虔終。識大。審微。則日月  
 筮龜參證其端矣。

是立君也。春秋特書而不著日何也。曰：外  
 國之立君猶它君之及國也。舉一焉。以為  
 殺立而弑不立之例也。殺立而弑不立。則  
 蔡人殺陳佗不書。立躍何也。曰：鄭人立之  
 不與。蔡之立出也。然則是與衛人與罪衛  
 人與。曰：衛人殺一君立一君。春秋何與焉。  
 衛人以王命殺州吁。必以王命立晉。春秋  
 何罪焉。夫猶是衛人也。以國廢置。則亦以  
 國治之。義分於弑不弑。則名正於立不立。  
 然則陳桓公之卒。有兩日。衛宣公之終。再  
 見丙戌何也。曰：是皆有子禍焉。不日則疑  
 於凶終者也。日則有疑日焉。故疑而質存。

之是春秋之慎也春秋之慎終甚於慎始慎始則百姓不害慎終則鬼神無怨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是立君也春秋特書而著日為癸亥而著戊辰為昭公而著定公也五月之間蓋有不勝書者焉舉其可書者變正月為夏六月變元日為戊辰十二公之中此其大變也大變卜日小變不卜日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十有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

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所謂小變不卜日也自十公二十葬未有用剛日者而敬嬴定公川之或曰敬嬴定公益有隱慝焉春秋之義則謂其不備也備者謹始虔終識大審微四者皆備也然則四備表日亦有表日而不四備四備而不表日者與曰有之天治者表日人治者不表日天人爭勝者表日天人不爭勝者不表日天治之表日若三十六食五震九災之類天方治之雖聖人不得而治也人治之不表日人自治之若一十九城八築之類聖人所不治天亦不得而治也天人爭勝者若鄭公孫舍之人陳雖細而猶表日天人不爭勝者若宋公執曹伯陽雖大而猶不表日故以四者定月日之義雖不卜筮可也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五月巳巳西宮災

公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兩者天人之所分治也人治者舉時至於月而可矣天治者舉時至於日而可矣君子不以積時之入犯舉日之天不以積月之時犯舉日之入故儉而易富恭而寡怨敬而無悔也自非然者鬼神與聖人分治之雖卜筮亦無如之何也

然則聖人尊神與尊禮與尊命與曰尊命也命出於天以爲神而神之以爲禮而禮之春秋十四敗績皆表日唯王帥敗績于買戎則不表日二十三戰皆著成敗唯我師戰于井陘則不著成敗八以君歸皆表日而荆執蔡侯之始宋執伯陽之終皆不

表曰故春秋之尊上尊君尊中尊而親固姓此四者春秋之所爲命也春秋尊其所尊而親其所親日月卜筮兩者尊親而用尊聖也日月體尊而用親卜筮體親而用尊聖人兼用之神者以神禮者以禮命者以命所以洗心成能酬酢變化彌綸天地之道也然則史墨梓慎裨竈之談陰陽臧辰南蒯陽常之談卜筮亦可以進於春秋與曰春秋尊命命者神禮之合也神率鬼而從天禮率義而從人人天不合法性命不行而口進於春秋則鮮矣邵雍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言夫消息進退之始也又曰天變時而地應物時者陰變而陽應物者陽變而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

究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  
君子貴道也不知道而言日月卜筮皆蔽  
矣又况於春秋乎春秋者天地日月鬼神  
禮樂所為綱紀也

